

■ 奉川探幽

卧牛山下汪家村

汪文华

沿着石溪线前行进入棠云地界,能看到一座三孔石拱桥,顺着左侧桥头上山,步行几十格台阶,就到了卧牛山。放眼望去,山脚是玉带一样的碧水从桥孔中流去,溪堤对面是一大片密密麻麻的房屋,那就是汪家村。从空中往下看,村内的房屋尽头紧挨着两座山。那山不是很高,但像极了两头交颈而卧的大水牛,于是村民把卧牛山和卧牛山分别叫做前山和后山,也从卧牛山,而把山的几处地方根据象形叫成牛头颈和牛尾巴。

汪家村分成上汪和下汪。根据行政区划,上汪为上汪村,下汪因村庄大些,从解放初期就分成了一村、二村。上汪和下汪分界非常明显,那就是牛头颈,而一村和二村就没有明显的分界线了。

下汪一、二村的汪姓村民为同一老祖宗衍化,但上汪和下汪的汪姓老祖宗找不到血缘关系,故各自立庙、续家谱。村里有上汪庙和下汪庙,皆为区文保单位,还有数量不少的祠堂和堂前。如下汪就有上祠堂、下祠堂、骆家祠堂、后肖房、前二房、后二房、前三房、后三房和务本堂等。

古时,汪姓族人按年纪大小定称呼,而是按辈分。黄口小儿可以叫老头老太为哥哥嫂嫂,年纪相差不大的却要叫叔公、太

公,这种现象很常见。不过到了如今,年纪差不多比自己小的都直呼其名,也不管辈分了。

汪氏的辈分仿照孔氏,早在千年前就已排定。“大中之道,与世弥久……忠孝成章,闻羞审范,肃政纲常……”120个字可轮流使用,至今只用了二三十代。现在小孩子起名可以把辈分用进去,也可以不用。但是以前小孩子上学堂,必须要起一个有辈分的正式名字,所以那时的人有两个以上的名字。不认识的人有姓的汪姓人碰面,都爱比辈分论大小。据我所知,现在最小的辈分已到“政”“纲”字辈,而在方门下田塔村还有最大的“忠”字辈。

汪家村村民大多为汪姓,还有数量不等的其他姓。据悉,上汪有应姓,下汪历史上则有“骆朱毛竺钟,刘贝吴陈董”等姓。虽然到解放时,除了骆、朱,其他姓氏已难觅踪影,但村中还有“陈家墙弄”“董家井”等一些建筑遗存,表明陈姓、董姓等其他姓氏的存在。

汪家村内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大路,为本村和棠岙、袁家岙等村通向外面世界的唯一通道,并连接起了上汪庙和下汪庙。大路串起了大大小小的弄堂,也方便了人们的生活和劳作。大路和弄堂路面都由溪中的鹅卵石铺就,大路中间还铺了“路筋石”,便于推独轮车。记得小时候,大路两侧是各种各样的店铺,市面繁荣得可是让大路中坚硬的石头

磨出了一条深深的车辙痕呢。只可惜,几年前村里浇水泥路,这条大路被挖掉,车辙痕再也找不回来了。

汪家村历史上曾遭受战火,村民们逃进潘岙深山里的“金蛇庵”避难。“金蛇庵”是下汪总太公久民公的坟墓和坟庄,据说坟地为当时宁波府有名的地理风水大师目讲(gang)僧所勘。当年太公以做豆腐为生,目讲僧经常来喝豆汁,于是跟太公成了朋友,给太公指了一处坟地。目讲僧还以“山口朝北、煞气太重”为由建议汪氏建塔镇守,合“北塔朝太白”之数,又建议在村中挖潭,于是就有了“螺星塔”和“江湖潭”这一对“正反螺螺”。

“螺星塔”当地称为“螺螺塔”,由旁边溪里的卵石砾石砌成。1976年曾被拆掉,用作公路路基的材料,前些年在热心乡人的筹款下,于原址重建了新“螺螺塔”并立了碑。“螺螺塔”下大上小,以螺旋曲线盘旋上升可达塔顶,路面由宽变窄,而墙体坡比和路面坡度是不变的,施工难度非常大。

汪家村东边有一条从南流向北的溪流,名叫云溪。云溪从大雷山脚马坑等山岙里汇聚成涓涓细流,经泉溪江汇入刻溪。溪里常有小鱼欢快游动,翻开石块,待浑水变清后还能看到蜷缩着的石蟹和倒退着的小虾,偶尔还有清水鳊鱼出现。到了枯水期,鱼儿看见有人走动便躲进石缝里,人们只需用八磅

锤敲一下裸露的石头,不一会就能捡满一碗被震晕了的小鱼。而在夏季,云溪就是孩子们的乐园,他们在水里扑腾嬉戏。上汪村的汪顺就是由此走向泳坛,成了世界冠军。

聪明的下汪先民还从云溪中引一股细流绕村边流过,以便村民洗涤。而那源源不断的活水从云溪中注入“江湖潭”,成就了与“螺星塔”遥相对望的另一个“螺螺”。

而在汪家村的西边有潘岙、张岙两个大山岙。这里,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的树种一应俱全,也是动物们的乐园,野猪、野兔、山鸡……满山跑。大山为村民们提供了丰富的山林资源,村民们农忙时务农,农闲时培育山林,很早就认识到了“无农不稳”的道理。

上世纪初,村里在上祠堂办起了袜厂,上汪村有位叫“增祥阿大”的前辈,为了厂里的事情全年奔波于上海和乡下之间,不幸遇上“江亚轮”海难殒命。上世纪70年代,村里又办起了很多社办厂,有五金厂、陶器厂、门毡厂、标本厂等,妇女们也能在厂里上班,村民们过着自足安定的日子。

如今,因地理位置等因素限制,汪家村同大多数的山区村一样,成了“老人村”“空心村”。但是,我相信,随着新农村建设,过不了几年,汪家村定能够涅槃重生,重振辉煌!

■ 岁月风铃

幸福其实很简单

汪知章

早起的时候
看到初阳在冉冉升起
初阳是幸福的

在河边散步
看到鸟儿在展翅飞翔
鸟儿是幸福的

当身体不适
有人致以亲切的问候
问候是幸福的

写成一首诗
引起读者深深的共鸣
共鸣是幸福的

获得某项荣誉
收到朋友祝贺的红包
红包是幸福的

生命到了暮年
还能幸运地登上领奖台
领奖台是幸福的

■ 生活七彩

宅家

舒志芳

“今年春节不串门,串门就串自家门。”这是今年春节期间,市民经常念叨的口头禅,也是在非常时期,广大群众齐心协力防控疫情、坚守家门的心里话。

“宅”,乃住、居、呆也,意思是喜欢和热爱在家里呆着,不愿意出门,是蹲家、居家的代名词。宅,也是一种文化,被称作“宅文化”,是一种在全球化发展形势下出现的亚文化现象,也是指对于私人空间、专注精神的追求。

在我看来,今年春节假期,宅家就是使命,就是义务,也是每位市民参加疫情防控战的一种方式。所谓“一人宅家,全家平安;人人宅家,全域平安。”在疫情防控肺炎疫情的紧要关头,不管是城市,还是乡镇,以“宅家”为中心,以“家门”为轴心,积极应对,认真防控,是每位市民应该做的事情。

要问宅家干什么?看电视、走象棋、写文章……这些都是我的兴趣爱好,也是我宅家这段时间做的事情。利用春节宅家的美好时光,我看完了中央一套热播的电视剧《平凡的世界》,几乎每集不落。该剧以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为社会背景,以孙少安、孙少平兄弟俩的命运为主线,用温暖的现实主义方式讴歌了普通劳动者的纯朴、真诚、善良与担当,开创了年代电视精品大剧的先河。

春节宅家期间,我还在电脑上下象棋。从象棋普通5级连升4级,获得了1级的称号,每一盘胜利后,

我总是得意洋洋,于是家里人给我取了一个外号,叫“骄傲象棋将军”。可是正月初五那天,我却上演了一场“骄傲将军败走麦城”的伤心戏。那天下午,我在QQ游戏先与2级棋手“木石”对杀,旗开得胜,获得了9分的积分,可惜半路杀出了个“程咬金”——我的老对头“常驻”。与他对战,我先用“连环马”对他发起了排山倒海般的进攻,他无计可施,只得用“车”破坏我的“连环马”。这样,他损失了一“车”一“炮”,而我只被吃掉一“马”。接着我又乘胜出击,企图把“常驻”打败,可是他却沉着应战。“你赶快认输吧!”我向他发去了留言,但“常驻”好像没有看到,只顾沉着应战。只见他用“炮”将了我一军,我上“士”,他却单“车”沉底,又将了我一军,这下,我的“将”无路可逃,只好认输。这时,“常驻”才回复我道:“看你以后傲不傲!”之后,我被连杀3盘,失分26分,一下降至3级,只好无奈地在电脑桌前发出了阵阵苦笑。

宅在家里,我还寻找资料、整合素材、研制题目,完成了宁波党史研究室新年度《宁波革命英雄传》的两篇征文。《英名贯东西 丹心照千秋——竺清旦传略》,是颂扬竺清旦勇立潮头,带领农民取得反恶反霸斗争胜利,后又卧薪尝胆,成就“农运大王”革命斗争史的一篇文章。而另一篇《牢记初心 誓死革命——裘古怀传略》,则分时段记载了裘古怀革命过程中的心理历程。

宅家过春节,虽然清静平淡,但也有许多值得回味的时光。

■ 心香一瓣

窗外的那一道痕

王海波

今年的这个春节过得实在有些始料不及。祥和喜庆的大红灯笼刚刚挂起,传达如意的洒脱“福”字还未张贴工整,霎时风云突变,寒流来袭,病毒肆虐,禁令频传。传统的新春佳节,突然好静,且以宅居至上。

一天天宅家中,在静寂中凝望窗外的那一小方天地。电视、网络上所报道的或失望或希冀,或痛心或欣慰,或震撼或感动的消息,如蒙太奇特效在脑海、在眼前漂移,终成两股绳绞在了一起,留下一道长长的、沉沉的、促及人灵魂摆渡的印痕……

也许,这个春节注定要这么冷!否则热爱生活如邻家大男孩的眼科医生李文亮不会定格在他那风华正茂的34岁年华;否则人类在接受了一次次教训以后就不会有一个“华南海鲜市场事件”的存在……芸芸众生只有在不平凡的、起伏跌宕的故事里,大浪淘沙,方露那些难测人心之本色,应该就是历史的必然吧!只是祸及无辜的人们为之付出的代价太过沉重!这也再一次向我们敲响了警钟:人类对自然和生命要有敬畏之心!

也许这个春节注定要这么静!

因为只有停下匆匆前行而疏于梳理的脚步,静静地做一次“思想者”才能发现,只有警钟长鸣,居安思危,才会岁月静好!

然,值得庆幸的是,中华大地上依然冷冷地聚集着热,静中写满了动,上下一条心,众志成城抗击疫情。正如网友所称赞的那样:“火神山,雷神山,钟南山,三山齐聚克难关。国内捐,海外捐,李兰娟,涓涓细流汇海川!”当然,我们记住的不仅仅是响彻云霄、撼动山河的英雄,我们同样记住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的平民英雄:义务在小区做防疫工作的志愿者,送温暖传递抗疫决心的邻居,送孩子上疫区的母亲,穿上白大褂的战士……致敬你们!致敬所有的逆行者!

我们乘风破浪,一定能降伏风浪的翻覆,也一定能在见识风浪的凶险后记住它的狠劲。风浪让我们学会团结、坚强、智勇,风浪也让我们记住教训、人心、规律。

窗外是以快到我无法触及的速度而前行的印痕,窗内是以海阔天空的思维而尽情思考的一介百姓。且不说“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即使只是身处其中,也感恩:有蒸蒸日上国家,才有幸福安宁的小家!



春到四明桥

康品凤 摄

南坑读书

李根裕

1954年,母亲和外婆对8岁的我说:“今年你要乖点了,要读书(上学)了,书读出来可以去当先生(老师)。”但什么叫读书,什么叫先生,我一点也不知道。

那年八月的一天,母亲对我说:“后天你就要读书去了。”又过了两天,我刚睡醒,就听到母亲向隔壁大伯借鸡蛋,说我今天要读书去了。还在床上的父亲和哥哥教导我说:“你今天就要读书了,看到教书的人要叫‘先生’,要尊重他,多敬敬其(多叫叫他),跟同学要相处好,不要吵架。”

那天早上,母亲为我穿上较新的衣服。吃过早饭,我背上哥哥用过的旧书包,带上一块祖传的油漆过的木制写字板,还有母亲为我新买的石板、石笔、毛笔和铅笔等,再带上从大伯家借来的两个白煮蛋,由母亲陪着,到离村约2.5公里的鄞县观岭乡(现海曙龙观乡)南坑读书。

同去读书的共有四人,其中两人我称为“姑姑”的比我早一年上学,我是年龄最小的一个。学校设在南坑一座庙里,三间屋,三面用泥墙围着,其中一间围起

来供我们读书,两间做活动室场地。读书的那间屋里,正对屋檐下,挂着一幅不知道谁画的《姜太公钓鱼》,中间是两张长课桌,估计原先是庙里吃饭或念经的桌子,旁边的两把长凳子,坐着我们不同年级的十二三个同学,先生面前一张方桌,后面一把凳子。先生叫陈文尧,是鄞江晴江岸人,写着一手好字,会画图,还会拉胡琴。

第一天上学,和学校里这么多同学坐在一起,我的心里既兴奋又好奇。先生给我发了语文、算术两本书,并用毛笔在上面写上了我的名字和“一九五四年八月”的字样,还给我发了几本作业簿。

翻开课本,前两页是彩色图。其中语文书第一页是毛主席与两个男女学生的半身像,第二页画着天安门。我还不知道怎么看清楚,就听到旁边几个比我早一天上学的同学在高声地朗读着:“开或校”。这时,旁边我父亲表兄的一个儿子给我介绍第一课说读作“开或校”三个字。后来我才知道,这纯属语音差别,应该读作“开学了”,而不是“开或校”。

第二天,我在课堂上学写毛笔字,字没写好,却把墨汁倒在了语文

书上,把第二页课文都弄脏了。其他同学都说我一定要被老师骂了,我急得哭起来。结果老师来了以后,其他同学把情况一反映,老师却说没关系,至此,我的一颗心才算放了下来。

就这样,我每天来回走约5公里的路,前往南坑读书。带去的中饭基本是“蒲留”饭包,放一点咸笋,一般冬天在我父亲的几个表兄家热一下,有时小菜也吃他们的。我脚上穿的是一双新买的跑鞋,这种鞋虽然样子与球鞋差不多,但底薄而且硬,据说价格要比球鞋便宜一半,冬天穿着很冷,加上身上穿着也不热,有时路上有冰,真正“冻煞”,只能到父亲表兄家用火堆烘热了再去上学。

其实,教室里有时也很冷。早上,同学们都会用“追逃(跑步)”取暖。等太阳出来后,就去操场晒着太阳的岩上读书。下课活动一般都是“伴幼理(捉迷藏)”,也有在石上下“十记廿记”和“旋旋棋”。“旋旋棋”就是用正反两把长凳当跷跷板,中间站着一个大(公证人),多人可玩。但是有次我们玩时,不小心上面的凳子歪了,四个人都掉到了地上,其中一人手臂脱臼,一人双

鼻出血,连老师都被吓呆了。后来,我姐姐给我买了一只皮球,大家都抢着玩。

第三年,班长吴贵祥去雪吞读书,大家便选了我当班长。其实当班长也没什么大事情,就是上课喊“立正,坐下”,下课喊“立正,解散”。当我读三年级下半学期的时候,粮食更紧张了,来读书的人也渐渐少了,后来只剩下我一人上学。

因为家中没有大米,母亲从溪口买来了咸光饼,每日让我带几个去。因饼吃起来方便,往往不到中午我就吃光了。也因为只有我一个人读书,老师下课也早,所以回家路上,我都会在路边采点好吃的野菜充饥。有一次,我在上马岭摘“阿公公(野莓)”,跳下来脚刚好刺在一块尖石上,脚底戳了一个洞,血流不止,我急得大哭。对面桔子山脚的村民听到后还以为我被蛇咬了,三四个人拿着棍棒赶来,一看是脚被刺了,赶紧为我上好草药,用一块布包住我的脚,一位同姓阿哥还把我背回了家。

第二天,老师闻讯赶到我家,住在我家,给我上课。就这样,我在南坑读了三年半书,直到1958年,我才去溪口读书。